

早安，北京

徐坤

短篇小说选

华语短经典

早安，北京

徐坤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安,北京——徐坤短篇小说选/徐坤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4

(华语短经典)

ISBN 978 - 7 - 5675 - 4810 - 7

I. 早… II. 徐… III. 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8368 号

早安,北京

徐坤短篇小说选

著 者 徐 坤
策划编辑 王 焰 许 静
项目编辑 储德天
审读编辑 陈锦文
责任校对 王丽平
内文设计 崔 楚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6.25
插 页 4
字 数 11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4810 - 7 / I · 1495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目录

早安,北京_001

厨房_037

狗日的足球_062

橡树旅馆_088

一个老外在北京_110

注销签证_133

洗脚_159

鸟粪_177

早安，北京

泽原在面临重大选择之时经常不会决断，尤其是不会说“不”字，应承下来好多他不愿意做甚至是讨厌之事。他的这种优柔寡断性格有时害了他，在某种时刻对他也有过小小成全。但总的说来，还是给自己添烦扰的时候多。这种性格，也直接影响到他在单位里的升迁，年过四十，仍然还只是机关里的一名处长。眼看着后分配来的学弟学妹们呼呼地往上走，有的在三十七八岁时就破格升为副局，泽原也只有暗自慨叹。据说他不能快速升上去的原因，重要的一点是“工作缺少魄力”。泽原对这一说法也只有苦笑着认可。

像这次母亲让他火车站接人、周末招待即将来京的二舅一家的事情，他本该拒绝。一是他没有时间，每天早九晚五的办公室生涯，脑子里灌满一大堆繁缛之事，加之从单位到家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精力已经耗尽，就盼着有个周末星期天能大睡一场。再则也是不方便。家里尽管买的复式房，有一百八十多平方米，但毕竟习惯了夫

妻二人世界，突然间住进来一家三口，起居作息相当不便。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跟即将到来的这位二舅根本不认识。母亲也是担心他拒绝，远在长春省城的母亲电话里一再叮咛，说你这个二舅，对妈妈有恩，是他牺牲自己、才念了两年书就辍学回家干活，打猪草、烧砖、下窑什么都干，才供得妈妈从小学一直念完大学，没有二舅，就没有母亲的今天。

泽原听明白了，这是要让他母债子还。小时候，母亲很少跟他和妹妹说起娘家的事情。自从结了婚以后，母亲出嫁从夫，跟娘家的亲戚走动往来得少了，连带着孩子们也跟她那一方亲戚感觉着陌生。像这个二舅什么的从小到大他都没有见过面。只是在母亲退休老了以后，才开始追本溯源的跟自己娘家兄妹走动得勤了起来。那时泽原早已经离家到外地读书工作，所以对于母系血缘关系，仍然莫衷一是。这次母亲怕他不晓得事情的严肃性和庄重性，特地用血浓于水的故事强调了一下。

泽原犹豫了半天，仍然没能说出那个“不”字。

为了不至于迟到，泽原早上五点钟就从家里开车赶了出来。一路上困意不住在脑子里打晃。他已经许多年没有到北京火车站接人，也有好多年没有看到城市这么早的太阳。才早上六点半不到的工夫，太阳已经像一枚燃烧着的巨大火球，逡巡在七月的北回归线上，分外刚烈，却也黏稠。四处都是白亮亮的，照耀得人睁不开眼。

数十趟提速以后夕发朝至的火车，将一拨拨暑期旅游的睡眼惺忪的人群吐出站口，仿佛巨蟹嘴角蠕动出的泡沫，咕嘟咕嘟，成串成串从狭小憋屈的口子里迸挤而出，又噼噗噼噗，爆裂出漫天盖地的霉气和隔夜酸腐。

泽原目光散乱，偶尔瞥一眼挂在出站口墙上那个巨大的进站车次显示屏。二十几年过去，火车站这里似乎还是保持着当年的模样。当年，泽原同样也是类似一朵外省泡泡，带着一颗兴奋膨胀发酵的心，被幸福的火车拉着，轰隆轰隆，一口气驶向伟大中国的首都北京，一口气给吐到火车站广场上学校迎接新生的站牌下面。

火车站永远是连接着外乡人梦想与幻灭的地方，它激情无限，热力四射，永远保持着固定的混乱拥挤和肮脏。只站了一会儿的工夫，泽原的脑袋和眼睛就都承受不住，头晕，眼前晃过的所有面孔都似是而非。恍惚之中，听得广播里报站，他要接的那趟车已经正点抵达。泽原赶忙紧了一下身子，往迎面的人群里迎了迎，同时举起手里的接站牌。那只是一张简陋之作，一张 A4 纸，用粗黑的墨笔写上要接人的名字。他双手将纸牌子高举过头顶，做出接人时通常具有的渴盼身形，然而眼神依旧空洞，没有一丝一毫的兴奋。

眼见这一拨出站的人要走光了，泽原背上的汗衫似已湿透，仍没看出个子午卯酉。泽原胳膊发酸，强打精神觑眯起眼往前看，同时眼角余光能感觉到几个陌生人一直围在他身边转悠。他没在意，

仍然坚持空洞直视前方。末了，为首的一个老者终于转到他的前边，盯着他的脸，说：你是老巩家的大小子巩泽原吧？还举啥举，一看你那脸盘子，就是咱们家人，像是从你妈脸上扒下来的一样。

泽原一愣，手臂耷拉下来，目光疑惑地望着站在面前的老者。只见来人黑不溜秋，满脸是褶，一件被汗潮成黄色的白跨栏背心，一条斜纹黑布裤子，裤脚一个挽起，一个拖下来，一双塑料旧凉鞋，里边的脚趾脏乎乎的，脚趾盖似已经硬化。老人正在把几乎有些讨好的笑意生硬地向自己展开，露出了满嘴的黄牙。

“您是……”泽原嗫嚅道，“您是……二舅？”

“哟，自家舅舅，还能有假？”

老头听得一声“二舅”的称呼，笑容这才显出些真实。

泽原一时有点迷糊。没有想到自己母亲的亲娘家哥哥会是这副样子。走在街上，跟任何一个进城打工的老农民都没有区别。

再看老头身后，紧跟着一个老太婆，个高，枯瘦，花白了头发，一件蓝地白碎花的府绸衣服，松松荡荡吊在身上，能看出里边耷拉的乳房形状。她的身边，还跟着一个一米八多高的半大小子，精瘦，大眼睛，浑身黧黑，身子骨有些单薄，上嘴唇边上刚刚冒出硬撅撅的胡楂儿。这的确像是母亲电话里一再叮咛嘱咐过的由二舅、舅妈及他们的孙子组成的亲属旅游团。

泽原不敢气馁，忙在脸上堆出许多笑，叫声舅舅舅妈，又友好地

拍了拍半大小子的肩膀一下，道了一声辛苦，忙上前抢着拿他们手里的提包，寒暄几句，就引着他们往停车的地方走。

但是……似乎情况还没有完。领他们往外走的时候他们还不舍得挪动步，回过身来直往身后瞅。泽原也跟着站住，只见又有两个中年妇女模样的人和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跟了上来。

“这是你二嫂、三嫂。这是你三嫂家闺女小燕儿。”二舅指着这部分妇女组织介绍说。

泽原这时才真正吓了一跳！连带着困倦也给吓没了。母亲电话里通告说只有三个人来，没想到呼啦一下子却来了六个，是一个小型旅行团的规模。再看那些团员，二嫂体态臃肿老迈，脸上堆积好多血丝，要接近六十岁的样子，一看就是风吹雨打耗尽了生命活力的农村妇女。三嫂则正相反，四十多岁的模样，神情亢奋，一双尖细的高跟鞋，眼睛细长，眉毛也拔得特别细，一个地包天的尖下巴，脸抹得煞白，一说话眼睛就眨巴得特别快，不容易辨别她到底是干什么的。旁边站的她那个女儿，长得不像她妈妈，很丰满，开口很低的连衣裙，胸罩在里边顶起老高，眼睛大，似乎是后割的双眼皮，不太自然的形状，看人不用正眼，而是故意将头稍稍偏将过去，用眼角余光也斜着打量。很风情。

泽原躲过姑娘不正经的目光，脸上肌肉僵着，费力挤出一些假笑，边招呼众人，一边心中暗暗叫苦，心说，母亲这是给自己派来了

一个什么样的人群？

按照母亲的说法，二舅他们家里穷，一直待在乡下，很少能有机会出来。这几年开了小加工厂，日子过得好了，也就有了些闲心闲钱出门溜达。这回出来，全是因为二舅家唯一的孙子、也就是他们家老二超生的这个叫林耀宗的男孩，在县城重点高中学习不错，老师预言明年他准保能考上个重点大学。他们老林家祖坟眼看着就要冒青烟，二舅老两口乐坏了，他们问全中国最好的重点大学是哪个？回答说北京大学。二舅一听，说那咱们就奔北京大学去！俺现在就领俺大孙子去看看，看那北京大学(xiáo)到底啥模样。

说来，还真就立即拔腿来了。

不管怎么说，二舅这个举动，都堪称壮举！他没有什么理由不支持。这也是泽原没好意思立即拒绝接待他们的原因。

现在的问题是，民间团体的自由散漫、做事无规划性，让他的接待遇到了困难。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原先那一套接待方案不够用了。原先好说歹说，才说服自己妻子梅梅让二舅他们祖孙三人到家里去住。现在突然来了这么多人，肯定不能领到家里。连他自己都吓一跳，更别说妻子。妻子那个小脸子一挂，活活能把泽原给吃了不说，也能把亲戚们噎得翻白眼。梅梅比自己小十来岁，是他二婚的妻子，有着跟他撒娇耍横的天然资本。只要她一不高兴，摔东西砸碗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作为北京土著，妻子对他们东北老家的穷

亲戚有天然的蔑视和排斥。

一大堆人站在广场上，片刻工夫，已经涌上来十几个给黑店拉客的人，男男女女，过来就想帮助拎包，恨不得上来就把人抢走的意思。泽原领众人一边躲闪，一边快步走向出租车站。他想好了，自己那辆车不够坐，索性放弃取车，先领众人打车上他就近的办公室，然后再图谋下策。

出租车站也是人满为患，大包小裹的人流，再加上各种加塞的、跃过铁栏杆强行拦车的，秩序有点混乱，后边的“的士”排成长队，前边的车辆蠕动着，谁也开不出去，加长了人们的等待时间。以前只有地铁口才会出现拥挤，现在人们把出租车也当地铁坐了。后边老实排队的人都表现出了焦急和不耐烦。看得出，北京的第一眼给亲戚们留下了十分不好的印象。二舅、舅妈和二嫂这些老实人，被人群前后拥挤着，眼睛里都充满了惶惑和不安，嘴上不说什么，只是不停地擦着脑门子上的汗。三嫂则借机充分显示着她的见多识广，拿一条小手绢在眼前呼扇着，啾啾喳喳，叽叽喳喳，评判这批判那，嘴就没停过，果然是个又饶舌又讨人嫌的角色。

“哎呀妈耶，北京人儿也不咋样啊！净穿背心大裤衩，穿得还不如俺们那旮好呢。”

“北京这火车站也不如俺们倒车的长春站，这么不大点，这么破呀？”

“干啥，这出租车还是破夏利？俺们那旮早都换一水儿桑塔纳了。”

她的嗓门又尖又高，一口东北腔，引来众人侧目。一旁的闺女小燕大概觉察出来，止住她说：“妈，你就嘴闲一会，少叨叨两句吧。”

姑娘的话果然有威慑力，当妈的立刻住嘴不说了。小燕的话给泽原留下几分好感。他也对北京站前的秩序不好、没给亲戚们留下第一眼好印象而感到遗憾。以前他也有着一样的抱怨，希望市政府能够迅速治理，加大整顿力度。后来有机会到印度、埃及、尼泊尔、土耳其转过一圈后，他才明白，整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像新德里、开罗、加德满都、伊斯坦布尔这些城市，都是一样的人口多、环境差，司机开起车来比我们还要野。相比起来，北京算是好多了。要想打造成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恐怕得下辈子。

这样的自我心理安慰更助长了他的优柔寡断、悠然自得脾性。他一边劝解他们少安毋躁，一边随拥挤人流缓慢向前移动。他发现那个考生林耀宗的大眼睛总是不时悄悄注视着自己，每逢跟他的眼光不经意碰上时总是迅速而又慌乱躲闪开去，很不好意思的样子。林耀宗尾随他身后，如影随形，他做什么，他就干什么，总是沉默寡言，不声不响照顾着这一群老人和妇女。不知怎的，泽原觉得林耀宗这个孩子很像当年的自己，敏感，安静，总像满怀无限心事，一双无比清澈的大眼睛，静悄悄地打量着周围一切，好像事物任何微小

的细节都在他的注视之中，并且都能在他心中引起涟漪。

终于他们钻进了两辆车，相跟着一起驶向泽原单位所在地。他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位置。机关大楼静悄悄的。今天是星期六，不会有同事们看见他率领的这些乌合之众，面子上不会受损。只有门口站岗的小战士和收发室老头对这一行民工团体产生几丝疑惑。泽原处长跟他们打过招呼，上前解释一番，他们这才很客气地放行。亲戚们一见到门口把守站岗的战士，和办公大楼壮观威严的气势，仰视之情才随之升起，好像刚刚找到一点对北京、对国家机关的崇拜感。那个三嫂，也一扫刚才在车站时的鄙夷之色，放轻脚步，小心翼翼跟着往里走。

泽原领他们到办公室里。开了门，让他们落座，招呼他们喝水。办公室不大，进来六七个人一下子就显得拥塞。泽原也顾不得太多，赶紧拿出自己的通讯簿来联络。他把能想到的各种住宿资源都想一遍。认识的几个酒店老总，对于亲戚们这个消费团体来说，似乎用不上。又想到几个熟人有可能有中档旅馆的信息，一看这个时候，才早上7点来钟，又是个大周末，给人家里打电话不太合适。索性找出标有各种电话及旅游信息的北京黄页，按图索骥。

很不幸，所有中档旅馆都满员。好多年不接客，行情什么样都知道了。这些年来，泽原所在的机关会议往来都已经程式化，有专门接待处，根本不用个人操心，一下子由他自己接待这么多亲戚，

还真有点懵。七月份是北京最炎热最糟糕的季节，气候闷湿，挥汗如雨，但是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还是不辞劳苦，趁着暑期，纷纷领孩子来旅游，硬是把它打造成旅游旺季。不说别的，只说二舅家这种刚刚致富有了一点积蓄的家庭，也会想到要自费出门游玩，可见中国人的日子跟从前比还是好得翻天覆地。

半个来小时过去，没有任何结果。一看时间，不能再悠荡了。想了想，索性问起三星以上酒店的客房情况。还好，满的只是那些中低档旅馆。凡是上星的酒店都有空闲。找到一家离市中心近的，问了价格，打完折的价格每间房不到300块。泽原在心里迅速算了一下，假如一行人住四晚，三个房间，房价算下来，大概也还行，能够承担得起。这么大一个旅行团，接待一次，几千块钱总是要花的，就算是为母亲尽孝心吧。

订好房间，率领一行人出来，打车，仍旧让两辆车司机相跟着，到了星辰大酒店。车顺着坡道上去，直接停在了酒店门口。有门童过来给拉开车门。进了酒店大堂，迎面扑来阵阵冷气，夹杂着花木的葳蕤芬芳，跟外面炽热的世界截然两重天地。泽原让亲戚们坐在沙发上等待，自己去办理入住手续。亲戚们却立在当地，有点不知怎么才好。二舅过来，说：“泽原，那啥，俺们不用住这么好，住这么好干啥。”泽原安慰说：“算不上好，只是一般水平。二舅一家头一次来北京，晚辈应该尽一下孝心。您就放心住下。”他这么说，其实也

是在表示费用是由他来付，免得他们担心。

办好入住手续，拿了钥匙，一行人这才跟在他身后进了电梯。到了15层，找到各自房间，泽原又教他们如何用卡开门，如何插卡取电等等。一应事情嘱咐好，泽原让他们各自先回房休息一会，先洗漱一下，然后一起下楼吃早餐。二舅说：“不用休息。饭也不吃了。俺们在火车上已经垫巴点了。”泽原说：“早餐是免费的，还是吃一点。免得待会儿出去玩时半道上饿。”听说是免费的，亲戚们不再有争议。

在二舅和林耀宗的那间屋里坐下，泽原给自己泡上一杯茶，这一大早紧张的心情才算缓解过来一些。二舅和林耀宗两人转悠来转悠去，隔壁两个屋子的娘儿四个也互相串来串去，忙着里外查看房间设施，还不住从15层窗口往外眺望。泽原则坐在那里给家打电话，告诉妻子不必准备，已经安排亲戚入住酒店，今天自己就带他们在城里转转。梅梅虽然已经事先将书房、客房和保姆间都整理出来，准备迎接二舅一家三口人，但那纯粹是拧着眉头干的。听说他们不去住，梅梅“耶——”了一声，像是要欢呼，又忙用手捂住嘴巴，憋着嗓音假意嘱咐：“老公耶，不要户外活动太多，小心中暑哦。”泽原说声“知道了”，便挂了电话。

结束跟梅梅通话，还未等给母亲打电话汇报，母亲的电话就打进来，问二舅他们到了没有。泽原说，到了，已经接进宾馆。但是来

的不是三个，而是六个。母亲一听，也惊讶地“啊”了一声，张大了嘴。在听说了人员组成后，才说：“肯定是那个老三媳妇作怪，在家里她就处处咬尖，贪小便宜，听说老头老太太只带孙子上北京不带她家闺女，怕吃亏，娘儿俩也跟来了。你看吧，整个路上肯定一分钱不花，净吃老头老太太的。”顿了一下，又说，“怪了，老二媳妇老实巴交的，怎么也跟去凑热闹？肯定也是三媳妇撺掇的。这一家人，可真是的。”

母亲说到这里，颇有些后悔，没想到一下子给儿子添了六口人的麻烦，很有点过意不去。

泽原说：“妈您就别操心了。既然来了，我照应就是。”

妈妈不无担忧地说：“能行吗？回去可别让你媳妇给你甩小脸子。”

泽原说：“没事，妈您就别管了。”

妈妈对泽原前妻怀有好感，尤其前妻带走了大孙子，更像是把她心尖都揪走了一样，让她没事就念叨。她一直不认这个后娶的小媳妇，固执地认为是这个小狐狸精拆散了儿子一家，靠年轻美貌把儿子辖唬住了。梅梅也没心没肺，不太懂得讨好接近她这个远方的婆婆。就因为这，泽原再婚后跟家里父母感情上有了一定程度的疏远。他也极力想弥补这个缺失。对于泽原来说，四十岁一过，他的欲求就已经很少了，只是想着怎样尽好人生的责任，送走老的，养大

小的，平平安安，干完余下的十几年工龄。四十以前他还兴致勃勃，一心想在官场上再能进阶，然而，经过一场婚变的打击，尔后跟现任妻子一番从零开始的重新打磨，待到他们将房、车等必备的所谓“白领阶层”的幸福生活建立起来之后，一切对生活的热情也都随之消耗尽了。蓦然回首，泽原发现，原先那种干事业的青春理想已经跟他相距甚远。剩下的，全是务实的考虑，诸如怎样还清按揭房款，怎样凑齐被前妻带走的儿子将来的出国留学费用，跟梅梅还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等等，总之，都是极其琐碎，极其形而下的问题。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生活会变成这个样子。二十年前的省高考状元，重点大学的高才生，曾经无比自负、高傲，动辄将“我们北大”挂在嘴上的那个不可一世的青年人，不知怎么，一晃，就成了兴味索然的中年模样。

放下电话，看见他们爷俩还在屋里胡乱转悠，衣服也没换，脸似乎也没洗，二舅还穿着跨栏背心，林耀宗的头发依旧滚得乱糟糟，毫无秩序地朝天而立。泽原心里有些不快，不知这半天他们都忙活了什么。趁着二舅又走出去的工夫，泽原把林耀宗叫过来，说：“耀宗，你去问爷爷带没带件短袖衣服，出门总穿着背心不好看。”林耀宗点点头。泽原又假装不经意地夸赞说：“小伙子，身上这件T恤不错，迪拉多拉？还是意大利名牌呢！再把头发梳一梳，就跟这件衣服更配了。”